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法国卷

# 他死在自己床上

蔡茂友 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4·北京





# 他死在自己床上



(京)新登字 045 号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法国卷

他死在自己床上

蔡茂友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香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95千字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080-0350-0/1·357

定价:6.80元

## 出版前言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10种)是以婚恋为题材的中外中短篇小说名作选集,其中主要是变态婚恋小说。

婚姻恋爱是人生的重大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作家们不断表现和探索的一个领域。统观世界文学史,讴歌美好爱情、颂扬幸福婚姻家许的名作固然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变态婚恋的题材也引起不少作家们的关注。所谓“恋态婚恋”,系指婚姻恋爱中一切异常的、病态的、扭曲的心理和行为。时代的衍进,思潮的嬗变,风俗的演化,民族的文化机制,个人心理的隐微,都会在婚恋作品中聚焦,集中折射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编选这样一套世界范围的婚恋小说丛书,旨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窗口,欣赏作家的生花妙笔,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认识世界各国的世态人情,洞察人类心灵的内在奥秘,反思婚姻恋爱的成败得失,从而为走出婚恋误区,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 目 录

巴西勒太太·····	让-雅克·卢梭(1)
勒芮·····	夏多布里昂(11)
法尼娜·法尼尼·····	斯汤达(38)
娜蕙·米枯伦·····	爱弥尔·左拉(64)
月色·····	居伊·德·莫泊桑(94)
一个弱小的女人·····	让·德·拉瓦朗德(101)
他死在自己床上·····	马赛尔·迪里(139)
让维埃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	安德烈·多泰尔(155)
长别离·····	玛格丽特·杜拉斯(169)
巴齐法尔花园·····	贝尔纳·克拉韦尔(223)
挑战·····	菲·索莱尔(242)
城市生活·····	巴塞爾姆(265)
后记·····	(286)

## 巴西勒太太

让-雅克·卢梭

**卢梭(1712~1778)** 法国 18 世纪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自幼丧母,寄人篱下,14 岁时即被迫出外谋生,长期过着流浪的生活。他通过自学,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开始了写作,逐渐以他的论著和作品,成为了名声传遍法国的思想家。

卢梭最重要的论著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民约论》。前一部著作以辩证的方法深刻地论述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后一部论著批判了封建法权观念,宣传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法国大革命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卢梭主要的文学创作是:小说《新爱洛绮丝》和《爱弥儿》以及自传《忏悔录》。这三部作品都充满了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贵族特权的激情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卢梭还特别重视对感情的描写,他对大自然也有深沉的热爱。他这些特点对后世的文学都有巨大的影响,他被视为法国 19 世纪浪漫派文学的先驱。不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文学发展史上,卢梭都是一位开辟新时代的巨人。

我的生活虽然非常节俭,可是我的钱袋却不知不觉地快空了。

我这种节俭并非出于谨慎，而是由于我的食欲简单。就是今天，佳筵盛宴也没有改变我这种简单的食欲。我从前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有什么能比具有田舍风味的一顿饭更精美的饮食了。只要是好的乳类食品、鸡蛋、蔬菜、奶饼、黑面包和普通的酒，就能让我饱餐一顿。只要没有侍膳长和侍者围着我让我饱尝他的讨厌的神气，我的好胃口吃什么都是香甜的。那时我总是花五六个苏就能吃一顿非常好的饭，以后用六七个法郎吃反倒没有那么好了。我饮食有节只是因为我没有受到诱惑，但是，我把这一切都说成饮食有节也是不对的，因为说到吃，我也是尽量享点口福的，我所热爱的梨、奶糕、奶饼、皮埃蒙面包和几杯掺兑得法的蒙斐拉葡萄酒，便可以使我这个贪图口福的人心满意足。尽管如此，我的二十个法郎还是眼看就要完了。这一点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尽管我还处于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年龄，但由于前途茫茫而产生的忧虑不久就变成了恐怖，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只剩下找个赖以糊口的职业的念头，然而这个念头也是不易实现的。我想起我从前的手艺来，但是我的手艺还不精通，镂刻师傅不会雇我，而且这一行的师傅在都灵也不多。于是，在没找到什么好机会以前，我就挨门挨户，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去自荐，愿意替他们在银器上镂刻符号或图记，工钱随便，满心想用廉价吸引主顾。可是这种权宜之计也很不成功。几乎到处都遭到谢绝，即使找到一点活儿也挣钱很少，仅够几顿饭钱。然而，有一天清早，我从公特拉诺瓦街经过，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店主，她风韵优美，相貌动人，尽管我在女人面前很腼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进去了，主动向她推荐我这小小的技能。她不但完全没有严词拒绝，反而让我坐下，叫我谈一下我的简短的经历。她同情我，劝我鼓起勇气，还说好的基督徒是不会把我扔下不管的。后来，在她叫人到一个邻近的金银器皿店去寻找我所需用的工具的时候，她亲自上楼到厨房给我拿来早点。这样开端似乎是个好兆头，其后的事实也没有否定这个兆头。看来，她对我的

那点活儿还满意，而且对在我稍微安下心来后的那阵子海阔天空的闲聊更满意；由于她丰姿绰约，服饰华丽，虽然态度和蔼，她的风采仍引起了我的敬意。然而，她那充满盛情的招待，同情的语调以及她那温柔的风度，很快就使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我认为我是成功了，而且还会获得更多的成就。然而，尽管她是一个意大利女人，又那么漂亮，在外表上难免显得有些风骚，但是，她却非常稳重，再加上我生来腼腆，事情就很难有迅速的进展。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完成这项奇遇。每当我回忆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些短暂时刻，就感到极大的快慰，而且可以说，我在那里尝到了宛似初恋的那种最甜蜜、最纯洁的快乐。

她是个富有风趣的棕色头发女人，她那美丽的脸上显示出来的天生和善的神情使得她那种活泼劲儿十分动人。她名叫巴西勒太太。她丈夫的年岁比她大，醋意相当浓，在他出远门的时候，把她托给一个性情忧郁、不会讨女人欢心的伙计照管。这个伙计也有自己的野心，不过他只是用发脾气的方式来表示罢了。他笛子吹得很好，我也很喜欢听他吹，但是他却非常讨厌我。

这个新的埃癸斯托斯<sup>①</sup>，一看见我到他的女主人店里来，就气得嘴里直嘟囔；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我，女主人也毫不留情地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她甚至好像为了自己开心，故意在他面前对我表示亲昵，叫他难堪。这种报复方法非常适合我的胃口；如果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我也是这样，那就更合我的口胃了。但是她却并不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或者至少是方式不一样。也许是她认为我太年轻，也许她不知道怎样采取主动，也许她确实愿意做一个贤淑的女人，她对我采取一种保留态度，固然这种态度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竟感到畏缩。我对她感觉不到

---

① 当阿伽梅依去参加特洛伊战争时，曾把妻子托埃癸斯托斯照应。巴西勒同阿伽梅依一样，把妻子托给他的伙计，这里埃癸斯托斯即指这个伙计。



像对华伦夫人那种真心实意、情致缠绵的尊敬，而是感到更多的畏惧，同她远不像同华伦夫人那样亲密。我又窘又战战兢兢，我不敢盯着看她，在她跟前甚至屏着呼吸；可是要我离开她却比叫我死还难受。在不至于引起她注意的当儿，我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她身上所能看到的各个部分：衣服上的花，美丽的小脚尖；手套和袖口之间露出的那段结实白皙的胳膊，以及在脖子和围巾之间有时露出的那部分。她身上的每个部分都使我对其他部分更为向往。由于我目不转睛地看那些所能看见的部分，甚至还想看那些看不见的部分，这时我眼花缭乱，心胸憋闷，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在我们中间经常保持的沉默中暗暗发出非常不舒服的叹息。幸亏巴西勒太太忙于自己的活计，她没有理会这些，至少我认为她没有理会。但是我有时看到，由于她的某种同情以及她的披肩下面的胸膛不时起伏，这种危险的情景更使我神魂颠倒。当我热情迸发到几乎不能自持的时候，她便以平静的声音向我说句话，我便立即清醒过来。

有不少次我和她单独在一起，她总是这样，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带有过分表情的眼色，显示我们相互间有半点心心相印之处。这种情况使我非常苦恼，却也使我感到甜蜜。在我那天真的心灵中也弄不清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苦恼。从表面上看，这种短短的两人独处，她也并不讨厌，至少是她屡次提供这样的机会。当然，这在她那方面并不是有意的，因为她并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向我表示些什么，也没有容许我向她表示些什么。

有一天，她听腻了那个伙计枯燥无味的谈话，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我连忙把我正在店铺后柜做的那点活儿赶完，就去找她。她的房门半开着，我进去的时候她没有理会，她正在窗前绣花，面对着窗口，背对着门。她既不能看见我，而且由于街上车马的嘈杂声，也没听到我进去。她身上穿的衣服一向是非常考究的，那一天她的打扮几乎可以说是有点妖冶诱人。她的姿态非常优美，稍微

低垂着头，可以让人看到她那洁白的脖子；她那盘龙式的美丽发髻，戴着不少花朵。我端详了她一会儿，她的整个面容都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简直使我不能自持了。我一进门就跪下了，以激动的心情向她伸出手臂，我确信她听不见我的声音，也没想到她能看见我。但是壁炉上的那面镜子把我出卖了。我不知道我这种激情的动作在她身上产生了什么效果。她一点也没有看我，也没跟我说一句话，只是转过半个脸来，用她的手简单地一指，要我坐在她跟前的垫子上。颤抖、惊惧、奔往她指给我的位置上，这三桩事可以说同时并进，但是人们很难相信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举动。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敢抬头看她，甚至不敢利用这个局促的姿势挨一挨她，在她膝上趴一会儿。我变成哑巴了，动也不动，当然也不是很平静的；在我身上所表现的只有激动、喜悦、感激，以及没有一定目标和被一种怕招她不高兴的恐怖心情所约束住的热望，我那幼稚的心灵对于她是否真地会恼我，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她的表现也不比我镇静，胆怯的程度也不比我小。她看我来到她面前，心里就慌了，把我引诱到那里以后，现在有些不知所措。她开始意识到那一手势的结果，无疑地，这个手势是没有经过考虑贸然做出来的。她既不对我表示欢迎，也不驱逐我。她的眼光始终不离自己手里的活计，尽力装出没有看见我在她跟前的样子。尽管我无知，也可以断定她不仅和我一样发窘，也许和我有同样的渴望，只是也被那种和我相同的羞涩心情束缚住了。但这并没有给我增加克服这种羞涩的力量。她比我大五六岁，照我看来，她理应比我更大胆一些。我想，既然她没用什么表示来鼓舞我的胆量，那就是她不愿意我有这样的胆量。即使在今天我还认为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她非常聪明，一定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不仅需要鼓励，而且需要加以指导。

要是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真不知道这个紧张而无言的场面将怎样结束，也不知道我会在这种可笑而愉快的情况下一动不动

地呆多久。正在我的激情达到顶点的时候，我听到隔壁的厨房门开了。于是巴西勒太太惊慌起来，用激动的声音和手势向我说：“快起来，罗吉娜来了。”我赶紧站起来，同时抓住了她伸给我的一只手，热烈地吻了两下，在我吻第二下的时候，我觉得她那只可爱的手稍稍按了一下我的嘴唇。我一生也没经过这样愉快的时刻，可惜良机不再来，我们这种青春的爱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可爱的女人的形象才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令人迷醉的印象。以后我对社会和女人了解得越深，在我心灵中，也就越觉得她美丽。如果她稍微有点经验的话，她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来激励一个少年。虽然说她的心是脆弱的，但却是纯朴的，她会无意中向引诱她的倾向让步；从一切现象来看，这是她不贞的开端，可是我要战胜她的害羞心情，恐怕比战胜我自己的羞涩心情还要困难。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却在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蜜。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有碰一下。是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一个心爱的正派女人所能给予的快乐。在她跟前，一切都是恩宠。手指的微微一动，她的手在我嘴上的轻轻一按，都是我从巴西勒太太那里所得到的恩宠，而这点轻微的恩宠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到神魂颠倒。

其后两日，我尽力寻找能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但未能如愿以偿。在她那一方面，我一点也看不出有想安排这种机会的意思。并不是她的态度比以前冷淡了，而是她比以往谨慎了。我觉得她老躲避我的视线，唯恐她不能充分控制住自己的目光。那个可恶的伙计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恼了，他甚至冷嘲热讽起来，说我在女人跟前前途无量。我生怕一时粗心会泄漏了风声，我那点兴趣，到此为止，原用不着掩掩藏藏的，但现在我认为和巴西勒太太已经算是心心相印了，便想用一种神秘气氛把它隐蔽起来。这使得我在寻找满足这种兴趣的机会时变得比较谨慎了。因为我老想找十分安全的机

会，结果一次也没有找到。

我另外还有一种迄今尚未医好的恋爱怪僻，这种怪僻和我天生的胆怯加在一起，就大大否定了那个伙计的预言。我敢说，由于我爱得太真诚，太深挚，反倒不容易得手了。从来没有过像我这样强烈却同时又这样纯洁的热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温柔、这样真实、而又这样无私的爱情。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地牺牲自己的幸福，我看她的名誉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即使我可以享受一切快乐，也绝不肯破坏她片刻的安宁；因此我在自己的行动上特别小心、特别隐密、特别谨慎，以至一次都没有成功。我在女人跟前经常失败，就是由于我太爱她们了。

现在返回来谈谈那个吹笛人埃癸斯托斯吧，奇怪的是这个密探虽然变得越发令人难以忍耐，但他显得更殷勤了。他的女主人从对我垂青的第一天起，就想法使我成为商店里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我懂得一点儿算术，她曾经跟那个伙计商量，叫他教我管帐，但是，那个坏家伙对这个建议坚决反对，他也许是怕我夺去他的饭碗吧。因此，我所有的工作只不过是做完了我那镂刻活计以后，去抄写几张帐目和帐单，誊几本帐簿，把几封意大利文的商业函件译成法文而已。可是，突然间，我那个对头又想重新考虑那个一度提出而被否定过的建议了，他并且说愿意教我记复式簿记，愿意使我在巴西勒先生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一套在他手下做事的本领。他说话的语气和神态里的那种虚伪、狡猾和讽刺的成分，我无法细说，总之使我很难信任他。但是没等我回答，巴西勒太太就冷冷地对他说，我对他这种热心帮忙当然是很感激的，但她希望我的命运终于是使我有机会发挥我的才干，她并说像我这样有才干的人仅作为一个伙计未免太可惜了。

她曾经多次对我说，她要给我介绍一个可以对我有所帮助的人。她的考虑十分明智，她感觉到这时已经到了应该叫我离开她的时候了。我们默默无言彼此感到倾心的这件事是在星期四发生的。

星期天她请了一桌客，其中有我和一位相貌和善的多米尼克派教会的教士，她就把我介绍给这个人了。这位教士对我非常亲切，对我的改教表示庆贺，并且问了不少关于我个人经历的事情，从这儿我就知道巴西勒太太曾经把我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接着，他用手背在我的面颊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对我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有勇气。他还让我去看他，以便彼此更从容不迫地谈一谈。从大家对他表示的敬意看来，我可以断定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再从他同巴西勒太太说话时那种慈父般的口吻，还可以推定他是她的忏悔师。我也清楚地记得，在他那适合身份的亲切中，夹杂有对他的忏悔者所表示的尊敬和钦佩，可是这种表现在当时给我的印象，不如我今天回想起来时在我脑际留下的印象深。如果我那时更聪明一些的话，能够了解到，像我这样一个人，竟能使一个受到忏悔师尊敬的年轻女人动情，我将会多么感动呵！

由于我们人数较多，餐桌不够大，必须另外加一个小桌子，于是我就在小桌上和那个伙计愉快地对坐了。但是，从关心和菜肴的丰富来看，我坐在小桌上丝毫未受损失。往小桌上送来的菜真不少，可以肯定，这些菜并不是为了那个伙计送来的。一直到这时为止，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女人们活泼愉快，男人们殷勤高雅，巴西勒太太以动人的亲切态度款待客人。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人们听到有辆马车停在门口，有个人走上楼来了，这是巴西勒先生。他走进来的那种样子，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穿着一件带金子扣的大红上衣，从那一天起我对这种颜色就讨厌起来了。巴西勒先生身材魁伟，长得漂亮，风度很好。他脚步声很重地走进来，脸上的表情好像要把大家都给吓住似的，虽然在座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妻子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抓住他的双手，向他百般表示亲热，而他却毫无反应。他向客人们打了一个招呼，有人给他送来一份食具，他便吃起来了。人们刚刚提到他这次旅行的事时，他便向小桌上看了几眼，用一种严肃的口吻问，坐在那边的小孩子是什么人。巴西

勒太太直率地回答了他。他问我是不是住在他家里，有人告诉他说，我不住在他家里。他接着粗野地反问说：“怎么会不呢？既然他白天可以在我这里待着，晚上当然也可以在我这里。”这时，那位教士发言了，先对巴西勒太太作了一番严肃而真实的称赞，也用几句话把我夸奖了一番。他补充说：他不仅不应该责备他太太诚意救济贫困的好心，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才对，因为这里没有丝毫越礼的事情。丈夫用一种愤怒的口吻反驳了一下，可是由于教士在场，总算把气压了一半，但是这也足以使我知道他对我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而且也明白了那个伙计曾怎样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帮了倒忙。

客人们刚刚退席，这个伙计就奉了他的老板的指示，显出胜利的神气，通知我立即离开他家，永远不准再进这个门。他在执行这项任务时，还增添了不少冷言恶语，使这个任务具有很大的侮辱性而且十分残暴。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但是心里十分悲伤。我所以悲伤主要并不是因为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女人，而是因为叫这个可爱的女人成了她那粗暴的丈夫的牺牲品。他不愿意听任妻子丧失贞操，当然是对的。然而，尽管她很贤慧，并且是良家之女，她毕竟是个意大利女人，这就是说：多情而好复仇。在我看来他是失策了，因为他对她所采取的手段，适足以给自己招来他所害怕的不幸。

这就是我第一次奇遇的结局。我曾经有两三次故意经过那条街，希望至少再见一见我心里不断想念的那个女人，但是我没有见到她，只看见过她的丈夫和那个认真当看守的伙计。那个伙计看到我，便用店铺里的大木尺向我做出怪样子，要说那种样子是在欢迎我，不如说是在向我示威。我既被如此严加防范，也就泄气了，我再也不到那条街上去了。我曾打算至少去拜访一次她给我引见的那位教士，可惜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曾在修道院的周围徘徊过好几次，希望能碰见他，但也毫无结果。最后，我因为又遇到了别的事情，便把我对巴西勒太太的动人的回忆丢开了。不久我就把她完全

忘掉了。我甚至又像从前那样，恢复为纯朴和稚气十足的人，连看到美丽的女人也不动心了。

黎 星 译

## 勒 芮

### 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1768~1848)** 法国作家、诗人。最早的诗作是田园式的,如《乡村恋歌》(1790)。对1789年7月14日的胜利持怀疑观望态度。研读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向往“过去中的未来”式的生活,对大革命、民众的激情感到可怕。1791年去美国。出版《论古今革命》(1797)一书。

1802年出版《基督教真谛》。这是贵族浪漫主义的美学和艺术宣言书。拉法格说夏多布里昂“创立了法兰西文学中的浪漫派”。《阿达拉,或两个野人之爱》(1801)和《勒内,或情欲的后采》(1802)是《真谛》一书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可独立成篇。前者讲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两个热恋的情人不能最终结合而酿成悲剧的故事;这是法国文学中第一部浪漫主义中篇小说。后者讲姊弟二人乱伦的有伤风化的故事,是浪漫主义文学名著之一。勒内式的“世纪病”即指无法医治的精神忧郁症。

拿破仑垮台后,夏多布里昂发表《论波拿巴和波旁王朝》一文,深得路易十八的赏识,从此他在宦海几度沉浮,最后爬到外交部长高位,但到头来依然遭到冷遇。

其他作品有:《阿达拉》和《勒内》的续篇《纳切兹人》(1826);论著《英国文学史》(1836),以及《墓畔回忆录》(1~6卷,作者死后于1850年出版)等。



当初勒芮来到那契族人中时，为了适应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不得不娶一个妻子；但是他并不和她生活在一起。一种忧郁的习性把他引向森林深处；他独个儿整天在那里消磨时间，像是个野蛮人中的野蛮人。除了他的养父夏达斯和罗沙利要塞的神父苏埃尔外，他已摒世绝俗，不与别人交往。两位老人对他都有很大影响：前者是以他的和蔼仁慈；后者相反，是以他的极端严厉。自从上次参加海狸狩猎时，那位酋长给他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后，他却始终不愿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但是，夏达斯和传教士却很想知道一个出身高贵的欧洲人，到底遭到什么不幸，竟然起了这样奇怪的念头，决心跑到路易斯安那的荒漠来藏身<sup>①</sup>。勒芮拒不告诉他们的理由是自己的故事没什么意思，那仅只是限于他的思想感情方面的东西。“至于那让我决定远渡重洋来美洲的故事，”他补充说，“我应该把它永远忘掉。”

就这样过了几年，两位老人都无法把他的隐情弄明白。后来，他收到一封由外国传道会转来的欧洲来信，便更加忧郁了，甚至连他的老朋友他都要躲避。这一来，他们更加渴望能够设法让他打开心扉；他们为此，煞费苦心，软硬兼施，终于迫使他答应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于是和他们约好时间，以便对他们讲述他的故事，这并非什么生活奇遇，因为他并没这方面的经验，而是他心中埋藏的隐秘感情。

这个月，蛮人叫做花月的二十一日，勒芮来到夏达斯的小屋里。他挽着那酋长的胳膊，把他领到米塞色比河畔的一株橡树下。苏埃尔神父不久也应约来到。曙光初现，在离草原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那契的村庄，他们的桑树林和他们蜂窝般的小屋。法国人的殖民地和罗沙利要塞在河的右岸，帐篷，半建成的房屋，刚开始建的堡垒，在这块初垦地上有成群的白人、印第安人和无数的黑

---

① 法国人在那契族人那里的殖民地。——原注。